

绝世风流武侠小说

青
楼
奇
缘
上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要 目 容 内

青楼奇缘

丛 文 著

责任编辑:由之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283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

印刷:长沙市郊彩色商标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0

插页:

字数:716,000

版次: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0979-6/I·885

定 价:1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该书系武侠、传奇、人情、人之常情和人之异情。爱情、友情、色情、敌情亦多有变态于一体。陈飞雷和柳芝芝原无情义，被人诬陷为奸情捆一块儿扔进河里，出水后居然成了夫妇；狄之友有意休掉未婚妻朱叶，互相揭家丑体无完肤时，狄又急转直下，非朱不娶；妓女里竟然有节妇；强盗劫掠野男女，转眼间又倾囊资助之……云里飞和吕品母女，自开书便差一点相认，竟多次失之交臂，至书尾才重逢。书中数十人形形色色，个性鲜明，百态尽具。其兴衰际遇，悲欢离合，奇特维妙，惊心动魄。出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很有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写法上细针密线，线串彩珠，珠联璧合，合分有章。

目 录

一	仇杀在荒蛮河岸上.....	1
二	天下最小的村庄	17
三	台上台下两娘娘	34
四	孪生二怪物	49
五	戏台后的恶作剧	63
六	他娘的.....	78
七	倒楣能怪谁	93
八	口舌杀人赛过刀.....	106
九	置无辜者于死地.....	121
一〇	是狗还是人.....	134
一一	捆绑成夫妻.....	149
一二	双逼婚.....	164
一三	这脏事可说得.....	182
一四	谁认他是爹.....	196
一五	洞天窥奸邪.....	209
一六	死纠活缠.....	223
一七	闹鬼与闹仙.....	236
一八	谁最恶.....	249
一九	闹到丢命丢脸.....	264
二〇	不是爱情是色情.....	278
二一	亏他这张嘴.....	293
二二	妓院的节妇.....	307

一 仇杀在荒蛮河岸上

顺着万福河河岸，有三个人一边走路一边争吵着。

说话最多的是走在后边的一位。人们一时分不清他（她）的性别。看发型是男的，可又戴几件女人的首饰。上身穿男式对襟褂，下身却是女式花条裤。白布袜是男式，却配的绣花鞋。脖间喉结滚动，发出的却是女人声音。我们姑且把他算作男人吧！他是名噪山东的戏班——洪兴班的刀马旦叶发青，也是班里四大台柱之一。他走路似乎也迈着台步，嘴总不停地埋怨着：

“……旁人的话你倒是听不听？你呀！你呀！真叫人心疼也不是，恼恨也不是。放着车子不坐，偏偏这么着清步遛河岸，多累呀……”

被埋怨者是中间那一位四十五六岁的汉子，中等身材很富态，胖而不蠢。面皮白皙，眉目精神。他子承父业，当着洪兴班的班主，连名字也是赠受的：小洪兴。他因和叶发青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故尔相信对方的话是出于真心实意的关怀。可他不愿（抑或是不敢？）明确表示感激之情，平淡地答道：

“你回去坐车子吧！累坏了身子就不能登台了……”

原来，洪兴班在转换演出场地时，对四大台柱和班主有特殊照顾：坐独轮车。

叶发青扁了扁嘴，脸似乎也红了一下，说：

“你关心的，仅仅是我能不能登台吗？”

“看你……”小洪兴丢个眼色，不让他乱说。

“你不回去坐车子，我也不坐！”叶发青娇嗔道。

小洪兴看看走在前边的女子，咽口唾沫，似乎想说什么。可是张开了嘴却没出声音。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离开她！跟在她后边，闻着屁也是香的。对不对？”叶发青醋意大发，怒视着女子，声音却不敢放大，只限于他们两人听见。

小洪兴白了他一眼，仍没吱声。自己明白：虽不像他说的那么可怜，可追求这女子却是真的。这种爱，是从初见此女的第一天就产生的。难得她三十七八岁了，还有少女般苗条的身材，无皱的面孔，眼和嘴都是最好看的那种形状。笑起来更美，自己还没见过第二人有这么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脸色微黄，却决非病态，只是显示着稳重和沉静。这一会儿看她在前面走路的姿势也是一种享受。

女子叫云里飞，戏班的四大台柱之一。武功比叶发青高出不知多少倍。只是因为入班时，叶发青已经唱红，便没跟他争刀马旦的行当，只攻花旦，有时也演青衣（老旦）。

她本来就不愿坐在独轮车上让人推着走路，何况今日还要办大事，就更不坐车。起身时就对班主小洪兴说了：

“你们从大路上走吧！我顺着万福河岸过去，红山集上聚齐。我不会误场的！”

“你绕河岸远走好几里，何苦来？”小洪兴有些疑惑，也有些讨好地说。

“我要在那一带寻找人。”

“找什么人？”小洪兴急忙问。

“请班主不要多问了！”

小洪兴心里很不舒服，可还是笑着说：

“万福河岸是个强人出没的地方。你一个人走那里太危险！我陪你去！”

当时站在附近的叶发青就在心里骂开了：老混蛋！你分明是老狐狸放骚！纵然有几个强人，能把云里飞怎么样？你跟去能帮个屁忙？反倒是个累赘！你不会不明白这些。为啥要跟去？打量我不知道？你一撅腚我就知道你屙啥屎！你热起她来就冷了我。我不会让你达到目的的！我也得跟你去，打破你的桃花梦！想至此说道：

“我担心光你们两人还不保险！我也跟着给你们壮壮胆！若遇上打架就帮帮槌儿！”

云里飞何尝不知道班主小洪兴的用心？可又不好当众弄他个下不来台。正愁无法回绝哩，听得叶发青要插进来，便欣然同意了，说道：

“那就有劳二位了！”

小洪兴虽不乐意，可也无由拒绝叶发青。就这样，三人才结伴而行的。

“哎哎！”叶发青极不安分，见班主小洪兴不理自己的碴儿，便叫唤两声，等对方回头看时，他送去一个经常在舞台上才用的媚眼，娇滴滴地说：

“俺这次吃苦受累，可全是为了你呀……”

小洪兴完全明白了他说出的和没说出的意思，却赶紧扭过脸去，没作回答，以免引出他更多的娇言媚态。作为戏班之主，小洪兴要保持一种身份，不想暴露跟叶发青的那样关系让人看不起。故尔在班内严禁叶发青使用这眼神，这语调。此刻虽在野外，也不敢赏识叶发青的放纵。因为眼前还有个云里飞。

其实云里飞对后边二人的言行已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了。她旧地重游，勾起了沉痛的回忆。十五年前带血的事件，一条条、一块块撕棉扯絮一般地从她眼前飘过：

那一夜，月亮被谁掰掉半个，在黑云里躲进闪出。北风“呜呜”地吹，像好多人一齐哭。突然，有五个黑纱蒙面的武林高手偷袭她家，杀人放火。母亲和两周岁的侄儿活活被弄进大火里烧死。丈夫和嫂子遭到残杀。她自己怀着十个月的胎，同父兄一起与敌人厮拚。一直杀到这万福河岸边。偏在此时分娩了。

被人尊为剑侠的爹爹，为了救她，故意露出了传家宝——一柄武林罕见的短剑，把几个蒙面人吸引过去。哥哥明白爹的意思，迅速背起妹妹逃命。她无法带走婴儿，只知是个女孩儿，别的没作任何记号就母女分离了。

蒙面人追杀爹爹之后，又返回身追赶他兄妹。哥哥也学爹的舍己救人之法，引敌而去，留下她一人。

她昏迷在路上，被一个好心的寡妇救了命，养到满月。寡妇又送她到泰山学艺八年。

按照她和寡妇的共同判断，刺客可能是和她家沾亲带故的，至少也是熟人。故尔她下山回来时，名字从陈飞云改为云里飞。八年的风雨侵蚀加上发型一改，模样也变了。跟所有亲友都断绝了联系。

她回到故乡四处打听亲人、仇人的消息，均无甚收获。她虽说武艺高强，可一个单身女子到处流浪，也是困难层出，闪失迭现的。

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她遇上了洪兴戏班遭劫。她拔刀相助，打退众多土匪。

班主小洪兴对她感激不尽。当知道她萍踪浪迹时，便字斟句酌地对她说：

“你若不按世俗看法认为我们是下九流的话，入我们的戏班不行吗？没听俗话说吗：‘要想欢，跳戏班。’俺这里可快乐了……”

云里飞的外祖母家就成过戏班，她舅父跟着提大锣。所以她也不轻视戏班。又一想：跟戏班成年的四处转游，不是更利于找人吗？只是不想吃闲饭，说道：

“我进了你们班，能干什么呢？”

“我看你有绝世武功，拿出十分之一用在戏台上也能打响。我听你说话，就知你嗓音优美，唱入了调即能叫响。至于你这身段、面目，更没说的。不施脂粉，上台也迷人……”小洪兴说到这里，见对方脸一红，才住口了。

岂料云里飞入班一试，上述有利条件很难用上。她要及时退出，怎奈班主小洪兴说什么也不放。她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才慢慢入门儿，又快快唱红了。

今天洪兴班挪场子，要经过她家乡一带。她感慨万分：她家的宅院已从陈互寨村中消失。她家的人口也从乡亲们的记忆中消失。可谁能想到她却改姓换名地苟活着呢……

云里飞知道来这地方一次不容易，每见个人都想问问。同胞兄不好说，先打听女儿。问仇人不好说，先打听亲人。可惜这河岸上人太少了。

前面过来一人一骑。那马上的人，看脸上皱纹嘴上胡须，年纪有了三十岁。看其他长相却不过十来岁：不光身量矮，四肢短细，连头脸五官都是小号的。穿一色的蓝裤褂倒满肥大。

云里飞恭恭敬敬地停足问他：

“这位兄长，请留一步好吗？”

“好说！”那人翻身下马，说话的声音却很苍老，“您有什么事吗？”

“我是想向您打问一件事。”

“行行，凡是我知道的……”

“您有没有听说：十五年前，有人在这一带拾了个婴儿？”

“十五年前？”那人认真思索一番，摇摇小脑袋，“没有。倒是听说去年有人在这里拾了个婴儿。您要不要去见他？”

“不要。谢谢您！”

“不用谢！”

那人上马走了过去。云里飞听得叶发青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回头一看，见他正跟班主小洪兴嘀咕什么，还不时对马上人指指戳戳。

走了一阵，又碰见一人一骑。云里飞看了一怔说：怎么又是他？再仔细辨认一下，才发觉是模样相同的另一人。

“这位兄长，请留一步好吗？”云里飞仍是那么恭敬。

“好说！您有什么事吗？”对方下了马。回答跟上一位腔调、话语完全相同。

云里飞极感兴趣，有意重复自己刚才的问话，对方所答也恰是那第一位的翻版。

叶发青从后边赶上来，不等人家上马走多远，就大声说：“云里飞，你怎么对一个人打问两次？”

“不！”云里飞平静地回答，“他们是两个人。”

“你的眼真拙！”叶发青笑话她，“连一个人两个人都分不清！”

“我分清了。他们虽说模样、衣着、马匹都相同，可是鞋底磨擦的程度不一样。我估计他两个是孪生弟兄。”

“你说他俩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我还是认定是先前那一个人又从河筒里拐回来看你哩……”

云里飞嫌他太不尊重人，不想让他再跟着，说道：

“我看您两个都累了，快走这条小路去截咱大队的人坐车去吧！”

“我不累！”小洪兴说。

“我也不累！”叶发青说。

云里飞嫌他们言不由衷，竟起了顽皮的念头，说道：

“那咱们就走快点！”

她轻身功夫很好，箭步如飞。小洪兴紧追紧赶。因为一、他光想亲近云里飞；二、怕拉在一边距离远了，叶发青会缠磨得不让他安生。叶发青也是一步不肯落后。他不能给二人留出说体己话的机会。

“班主！歇一会儿吧！”紧走不大会儿，叶发青已经香汗淋漓，台步早乱了。

“云里飞，歇一会儿吧！”小洪兴也臭汗满身了。脚步有些蹒跚。

“不能歇！前面好像出了什么事！”云里飞头也没回，脚步反倒更快了。

“她是存心耍弄咱。你还看不出来吗？她既是让咱去截大队，咱就去吧！”叶发青劝说小洪兴。

“她从不要弄人，对咱更不会！”小洪兴一般不把人想得太坏，脚下紧走，嘴里紧说：“咱不是说跟她做伴儿壮胆的吗？怎么能临近出事儿反倒离开呢？”

叶发青无法回答，也无法退步抽身，只能在心里骂。

一阵争执吵闹声隐隐传来。三人寻声往西望去。河身弯曲，岸上树木杂草丛生。最多的是柳条丛，又正值秋天枝繁叶茂时，遮得人看不多远。再走一阵，才渐渐听清这些恐怖的对话：

“你这个老家伙什么话也别说了，今天死在我手里不能算

冤枉！”

“你年纪轻轻，怎能这样飞扬跋扈、强词夺理？你刚才给我安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怎说我不冤枉？”

“你这么大了，咋还恁怕死？”

“你不能笼统地这么评价我！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只是我死在这荒野之地，死因难白于人间。你杀我之后一定不肯告人。那么我就永世冤沉大海了。”

“那你屁法没有，只好委屈着点了。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一块一块地扔到河里喂老鳖……”

虽然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然而那年轻人凶恶之形已可以想象。叶发青有些心惊肉跳，脚步停下来了，颤声唤：

“班主！班主……”

班主小洪兴脚步慢下来了，低声喊：

“云里飞！云里飞……”

云里飞没答腔也没转脸，脚步更快了。

万福河算不上是条大河，可算得上是条凶河。跟它的名字很不相符。人们说它凶，主要还不是因它常常泛滥成灾，而是因它两岸常发生凶杀案。这流域的人性野，爱在这里杀人越货，报仇雪恨。河水里时不时漂浮着无主的尸身与尸块。

今天，这里发生的仅是其中一例。

年轻的小伙子名叫狄之朋，今年二十二岁。个子不算很高，可是墩墩实实的，已显得很成熟了。四方脸蛋很丰满，配上浓眉大眼，本该极英俊的。可惜一大块胎里带来的黑痣遮住了右半个面孔，就显得丑陋凶恶了。

刚生下来时，爹娘因这个瑕疵不喜欢甚至讨厌他。后来有个看相先生独具慧眼，力排众议，反说这块黑痣是极富极贵

处，前程不可估量。爹娘这才一反常态，把他恩养起来，让其为所欲为。长大了一看不得了，再想管束，已经晚了。

他从十五六岁就结交了一批狐朋狗友，整日斗鸡撵狗，眠柳宿花，打架斗殴，杀人劫路。

今日喝得半醉，跟爹吵了一架，他赌气顺着河岸遛达。在河湾的堤下柳丝处，碰见了赶集的老汉刘永年，便拿人家撒气了。

“你不是那个屁说书匠吗？”黑痣脸狄之朋一张嘴就带了刺。

刘永年在江湖上闯荡半生，很注意待人接物的礼貌，对黑痣脸的出言不逊虽觉惊奇却并不计较，还带笑答道：

“老朽当年确曾说过评书。只是近来已经改行务农了。不知尊驾怎的认识在下？”

“我当然认识你！你曾经把我爹办的一些屁血的事编到书上，到处张扬着揭我们的家丑。我能忘了你吗？”不长痣的那半个脸面微微充了血。

“这话从何说起？”刘永年当真坠入五里云雾中，“我从不认识尊驾，更不知令尊为何人。怎会有玷污他一说？”

“你赖不掉的！我在红山集上听你说过一段儿。虽然说的不是我爹的名字，可那事儿是我爹办的。我当时就要砸书场，被人耽误了……”

刘永年恍忽记起有这么一场闹，因无甚恶果，在他的江湖生涯中算是家常便饭，就慢慢淡忘了。也想不起当时是说的什么书了，问道：

“在下说书中有哪些言语伤害了令尊，能否见告？”

“你装什么呆？你说一个老财主是伪君子，嘴上恶话不多，心里坏点子不少。在外边也有些朋友，在家里却众叛亲离。还

讲他说的仁义道德，办的男盗女娼。老有少心，明面上只纳一妾，暗地里贪色无度……那不是我爹是谁？”

刘永年啼笑皆非，还得一本正经地说：

“说书唱戏，都是虚构杜撰，并非有所指。偶有与令尊相似处，也是巧合……”

“巧合个屁！最可恶的是你把他儿子也说得作恶超过长辈。这难道也是巧合吗？你要叫俺爷儿们落下千古骂名，我怎能饶了你？你可知俺父子不是好劈的木柴啊！俺不光在庄上说一不二，就是去现任知县那里也像走亲串友。我家杀了人都不犯王法的。今日我就要把你放在这里了。你这个老家伙什么屁话也别说了……”

以下的争论皆被云里飞一行人听到。云里飞从河堤上赶到此处，正见黑痣脸抽出日月双刀，向老汉胸膛猛刺。她长啸一声，在黑痣脸一怔停手之际，身如鹰隼，狂飞而下，一个“穿心脚”将黑痣脸踢了个跟斗。

老汉刘永年不愧是个久闯江湖的，经多见广，胆大心稳，对黑痣脸的行刺不是很惊，对云里飞的解救不是很奇，反倒笑呵呵地秉手对云里飞称谢，然后说：

“我刚才还想：一生没做亏心事，难道到头来真要死在这无名之地？看怎么样？天可怜见，终于派出神将侠女搭救于我了……”

云里飞被说得不好意思，脸微微一红道：

“老人家太过夸了……”

就在他们说话的工夫，黑痣脸已经爬起来，恶狠狠拍掉身上的土，把双刀一晃，慢慢向云里飞靠近。嘴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

“你是什么×人？为啥要趟这混水？”

云里飞没露怒色，似在说家常话：

“我还没来到跟前，就听着你说话太霸道。要杀个人是多大的事，怎能马马虎虎按个罪名就下手呢？再者，你找这么个隐密的地方，又是杀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就说明不是光明磊落的。我这才想来管管。”

黑痣脸虽被对方击倒一次，可他想：这女子是出我不意，又是居高临下，一来得手，不足为惧。他不知人家是旨在救人而非杀他，脚下是留了情的，否则非让他怕不可！他没把对方放在眼里，撇撇嘴说：

“你认为自己管得了吗？”

“没有把握。”云里飞说的是实话。她真的摸不清对方的功底，何况他握有刀子而自己是赤手空拳呢！不过为救这老人，她顾不得个人安危。父亲生前对她的影响太深了：会武人要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她平静地说：“试试呗！”

黑痣脸却在这时看清了云里飞的美貌，顿生好感，竟不想得罪她，更不想伤害她了。说话也不像刚才那么粗野：

“你最好别试了！拳脚和刀子没长眼睛，碰着了可就比你害眼病厉害！”

“不试也行，你把这老人放走！”

“不行！那样我不是输给你了吗？”

“我是来劝架的，又不是与你赌什么，怎谈到输赢呢？请不要想得太多！”

“我长这么大，想办的事没一次办不成的。今天我想杀这老家伙，你让我半途而废，不是我输了吗？”

“杀人的事非比寻常，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再一说，你不让我管闲事，我就不管了，这不是你赢了吗？”

“你这是变着法子消我的火气。对一般人也许有效，可对

我不行。我不是顺毛驴，钱毛顺毛抚摸我，我都会又踢又咬的。你要是不忍心看着我杀这老儿，远远地离开就是了……”

“要是那样，我就无须凑过来了。”

“对啦。我先问问你与这老人有什么不共戴天的大仇非杀他不可？”

“偏不告诉你！”

老汉刘永年若是一般人的话，也许会趁二人说话之机逃命去了。可他不会这么干。想的是：人家一个年轻女子尚且能舍己救人，自己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若自顾逃命就太不仁义了。他在此刻插嘴道：

“我来告诉女侠这位寻仇的原因……”

“闭上你的臭嘴！”黑痣脸对刘永年显然比对云里飞粗野得多，“你还想借机会揭我的家丑吗？刚才我若不是知道你准死，也不会跟你说那些话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云里飞问黑痣脸。

“你跟这老头儿沾亲带故吗？”黑痣脸不答反问。

“不！”

“那你何必自找不清静？你为了这个棺材瓢子而得罪我，太不合算！”

“你是什么人？能否见告？”

“不能告诉你，免得吓病你。只说一点吧：若动武，你是胜不了我的。我这人性子不好，一动武就动脾气，会打残你，也会打死你的。退一百步说，就算你能打败我，打死我，你也活不成。因为我众多的朋友不会不为我报仇！”

“你说的话可能都是真的。我或许要为这次打抱不平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可我不能罢休。我管不住自己的心！”

“好吧！看在你这个艳妇面上，龟孙不是头一次发善心！”

我饶这老头儿一命不死，只割掉他的舌头算了。你总不能再管了吧？”黑痣脸让足了价钱，不容云里飞再商量的了，挺刀向老汉走去。

“不行！”云里飞喝道，“那也太残忍！”

黑痣脸没法再忍耐了，骂道：

“你是被窝里露出个腚——硬充大脸面的，可也不摸摸有没有鼻梁骨！我干脆一点面子也不留了，打死了他，再等着你算账！”

“还是不行！你得颠倒过来，咱俩算了账，你再打他。不过他要是趁咱们打斗时走掉，也是白走！”这最后一句，自然是云里飞提醒老汉趁机逃走的话。

“多谢女侠的美意！”老汉刘永年说，“不过我老朽也非贪生怕死之辈。我不离去。我要看看你舍己救人的全过程。如果胜了，我要编成书，不光自己说，还要口传心授给徒子徒孙，让你留芳百世。你若败了，便是受我牵连。我再苟且偷生还有什么意思……”

“你这×老头子不是好货！花言巧语地要人家为你卖命。你必死无疑了，却千方百计地再拉个做伴儿的！”黑痣脸指着老汉大骂。

“你先别把话说得太死！”云里飞遮在老汉面前，“怎么定准就是俺两个死呢？”

“臭娘儿们，那你就先接招吧！”黑痣脸说，“我不沾你女人的光。你既赤手，我也空拳。”

黑痣脸把日月双刀仍插回腰两侧，然后一式“炮火冲天”双拳都冲云里飞面部和咽喉打来。这虽是技击中极普通的招式，然而在黑痣脸用来却是分外的蛮横与霸道。

“真动手啦？”云里飞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并没作势立门